

文化工作社 世界文學譯叢

德萊塞選集之一

許 汝 社 譯

堡 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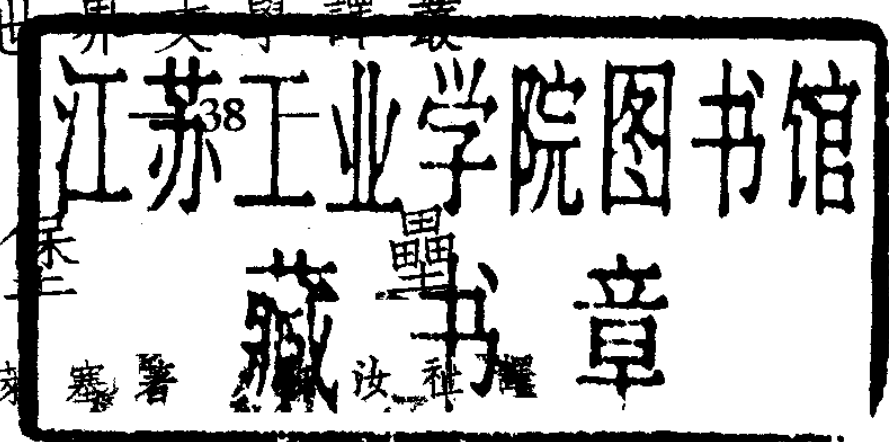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820(61)
24432

文化工作社

世界大學譯叢



德著

一九五二年五月印行

世界文學譯叢

堡 壘

The Bulwark

原 著 者 Theodore Dreiser

翻 譯 者 許 汝 祉

出 版 者 文 化 工 作 社

上海北京東路 713 弄 520 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總 經 售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五二年五月初版

編號(堡176)印數0001—2000

AB/0/04

1

譯者序言

一 德萊塞作品的價值

堡壘是美國作家德萊塞著的最後一本小說。這本小說暴露了美國財閥們掠奪人民血汗的卑鄙自私的手段，描繪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的墮落，控訴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

我們先進的文學家瞿秋白先生遠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已經向讀者推薦過德萊塞。他在美國的真正悲劇一文中曾經說：『德萊塞現在是美國資產階階的文壇所公認的大文學家了。但是，德萊塞的成名是很晚的。美國的資產階級一向自以為美國是「榮華富貴」了不得的文明國家，對於德萊塞這類揭穿他們黑幕的文學家，老實說是有點討厭的。德萊塞自己雖然從不追求什麼聲望，然而他的天才，像太白金星似地放射着無窮的光彩，始終不是美國式的市儈手段所掩沒得了的。現在大家都不能夠不承認德萊塞是描寫美國生活的極偉大的作家。』

瞿秋白先生還說，德萊塞在一九三一年考察過一次美國的煤礦區，『親眼看見了礦工的痛苦生活……他回來的時候，有新聞記者去問他，他的手都發着抖，寫了幾句話：「我觀察了美國幾十年，自以為很知道美國。可是，我錯了——我並不知道美國。」這是多麼慘痛的憤怒的呼聲！中國的留美博士，像胡適之、梁實秋之類的人物，在新月上常常寫什麼美國差不多人人有汽車，什麼中國人的生活比不上英美的家畜貓狗。他們自以為很知道美國了。可是，現在描寫美國生活極偉大的作家德萊塞告訴我們，他尚且錯了。自然，寧可做英美家畜的人是不會像德萊塞這樣認錯的。』『德萊塞已經和資產級階的美國決裂了。……現在的德萊塞是個六十歲的嬰兒，他的鬥爭已經不是孤立的了，已經是在一個新的立場上了，他的勇往直前的勇氣應當比以前更加堅強了。』

瞿秋白先生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一九三一年，離開現在已有整整二十年。他的推斷並沒有錯，德萊塞後來又發揮了他『太白金星似地放射着無窮的光彩』的天才，寫了若干揭露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罪狀的作品，堡壘便是其中之一。

德萊塞是在一九四五年逝世的，享年七十四歲。在逝世以前，這位美國老作家找到了人類解放的正確的道路，找到了拯救美國的正確的道路，他參加了美國共產黨。我所介紹的這本小說堡壘，在他逝世以後才出版的，可惜德萊塞自己已經看不

見了。

蘇聯文學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號上，登載過一篇介紹德萊塞作品的文章，作為德萊塞逝世五週年的紀念文。作者是蘇聯文學主編安尼西摩夫。他說，『偉大的德萊塞曾經無情的揭露了美帝國主義的真面目，可是他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遺產遭到了什麼命運呢？他的一生，他的作品，被那些不夠格的，高價收買的文人無恥的歪曲和毀謗了。德萊塞的譴責美國制度的作品，在有計劃的佈置之下，到不了人民大眾的手裏。可是若干最好的作品……他對於美帝國主義與希特勒德國勾結的痛斥，對於美國人民深刻地闡揚社會主義思想的呼聲，一般人民大眾都看不到，聽不到，原因很簡單，這些作品不再有新的版本出售。華爾街利用沈默的陰謀手法，想抑制這一個偉大的美國作家的呼聲。那些精彩的小說，……運用了如此辛辣地刻劃的手法，反映出了美國的現實，可是不僅反動的批評家正在誹謗寫出這些作品的作者，而且還有人正在想盡方法，使他不少重要的作品歸於湮滅。』『只是不管美帝國主義者如何暴戾恣睢，它是沒有這個力量湮沒德萊塞的聲音的。這一個宏大的聲音，響徹了全世界，它揭露了那些踏着希特勒嗜殺的足跡而煽動着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人的罪惡的陰謀，那些華爾街的老闆和伙計們罪惡的陰謀。』

『這一個宏大的聲音不倦地號召着全世界各民族，號召着地球上所有誠實的男

男女女，要團結起來，摧毀那些人類的敵人瘋狂的陰謀，來拯救人類，拯救文化，免於在帝國主義者正陰謀策動的一場新的世界大屠殺中歸於毀滅。

『德萊塞，這位美國人民的偉大作家，用馬雅柯夫斯基的話，這「向活着的人說話的一個活着的人」，是站在保衛和平，民主，正義的最前列的。』

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蘇聯高等教育部全蘇演講局，在莫斯科舉辦了一次演講會，由蘇聯文學批評家孟特爾遜主講，講題是：『蘇聯對於當代美國文學的認識』。孟特爾遜對於美國文學史和當今美國文壇有深遠的瞭解，他在這一次學術性的演講中，廣博而深刻地評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後美國所有著名的作品，追究了原作者的思想根源。他的評述肯定了一九四〇年以後美國文壇墮落的傾向。他說：『檢查四十年代美國文學發展的結果，顯然是不能使美國人民對此表示滿意的。美國的資產階級文化再次證明了它的貧乏與墮落。』他引證了霍華特·法斯脫的話說：『現在，美國作家的聲音是聽不見了，「我們這一個國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是一種什麼恐怖在窒息這些聲音？麻痺這些筆桿？」在美國，一樁罪惡不斷地引導着另一樁罪惡，一樁羞恥不斷地堆上另一樁羞恥，可是文人對此卻一律報以沉默。』

孟特爾遜在一九四七年四月的演講中也指出了一九四〇年以後，在美國的文壇

上，進步的傾向還是活着的，他評述了以法斯特的自由之路爲首的六七本小說，可是在他看來，『在美國最近出版的作品之中，美國偉大作家德萊塞的遺作堡壘是獨一無二的。這一本書是去年（一九四六年——譯者）年初出版的，在德萊塞逝世以後沒有好久出版的。從美國的悲劇出版以來，到作者畢生最後這一本書的出版，中間相距已有二十年之久。這一個事實使得人對於德萊塞的新著更加注意起來了，認爲這一本書是作者多年來思索與觀察的總結。』他說，『美國的進步作家深感到有這個需要，要跟着馬克·吐溫，傑克·倫敦和西奧圖·德萊塞這優良的傳統前進。』

二 德萊塞的道路

德萊塞的一生是向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貧窮相搏鬥，向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蹂躪與壓迫搏鬥；是從自然主義歸依現實主義，進而走向新現實主義的一生；是從爲錯誤所困惑在百般掙扎中追求真理終於找到了真理的一生；是從一個個人主義者進而成爲民主戰線上的戰士，更進而成爲一個共產主義者，一個美國共產黨黨員的一生。這是何等艱辛而又何等輝煌的一生！他這一生正是美國資本主義從發展到最高潮，進入了資本主義的註定終於要滅亡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階段。他生在這一個變

易與發展的洶湧的浪潮之中。他困惑過，可是他沒有被這浪潮所冲掉，沒有被這浪潮所吞沒。他掙扎，他奮鬥。他向社會鬥爭，他向自己鬥爭。他終於在他的著作中譴責了吞食美國人民血汗的資本主義制度，指出了美國千千萬萬人民必須要走的解放的大路——共產主義的大路。

西奧圖·德萊塞生誕於一八七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誕生的地點是美國印第安那州的德爾烏特。父親是爲了逃避徵兵逃到美國的德國人。他有兄弟姊妹十三個人，他是倒數第二個。他出世時，家裏很窮困。

德萊塞的父親是一個極嚴格的天主教徒。他描寫過他的父親，說『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比他更狹窄，更頑固的教徒，也沒有看見過一個在他那種狹窄的作風下更溫和更慈愛的教徒了』。他的母親呢，據德萊塞說，是『一個快樂而對前途老是懷着希望的人，有一顆坦直，沒有受到什麼教育而老是在理想與夢幻中打滾的心靈，是一個異教徒式的母親，只是因爲結婚才改信了天主教』。

他並沒有受到完全的教育。他讀過小學，讀過中學。在十六歲的時候，因爲家境清寒，便到芝加哥一家五金店去工作，每週薪金只有五塊錢。少年的德萊塞求知的慾望是那樣的熾烈，他幹了兩年事，在十八歲的時候，便進印第安那州的州立大學讀書，由於經濟壓迫，只讀了一年，就不得不中途輟學，從此便與只是有錢人才

進得起的學府絕了緣，踏入了社會大學。

他回到了芝加哥，先在一家經營房地產的公司做伙計，後來在一家傢具店做伙計，他心裏面所渴望的，卻是做一個新聞記者。他希望他活動的天地要寬一點，狹窄的小天地使他覺得窒息。

在二十一歲的時候，他做新聞記者的願望終於實現了。他在一八九二年成為芝加哥全球日報的戲劇編輯和旅行記者。從一八九二年到一九一一年前後十年中，他在很多音樂和文學的雜誌社做過事。這是他認識美國社會的開始，也是他自我教育的開始。

德萊塞是個魁梧的人，思想敏捷週密而極端冷靜。前額顯著的特出，眼睛炯炯有光。說起話來很慢，聲調柔和而動人。他的性格中，有一種堅忍強毅的精神。他對人是老老實實的，對人生卻充滿好奇心。

他在極嚴格的天主教家庭中生長。他的父親告訴他人世間有很多墮落的事，足以毀掉人的一生，應該要時刻注意。可是他在年紀很輕的時候，便有一種渴望發財，渴望社會地位的願望。少年的德萊塞生活在十九世紀末葉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潮的時候，當時的環境，使他也沾上了這些傳染病，那是可以理解得到的。他在後來不少作品中，便專門刻劃譴責這種想發財，想爬高，想騎在人民頭上的資本

主義制度下轉運的人物。

從二十九歲起，從一九〇〇年他第一部小說嘉麗妹妹 (Sister Carrie) 出版起，他開始了作家生活，一直到一九四五年逝世為止，前後四十五年。

就文學方面而言，首先啓發他的、引導着他的，是現實主義文學大師法國的巴爾扎克。他繼承了巴爾扎克的優良傳統。他後此所寫的作品中的人物與事實，都是他親眼看見親耳聽見，或是有文獻根據的。他所描寫的一條街，總是他非常熟悉的一條街。那裏的警察是什麼時候換班的，那裏有什麼特殊的招貼廣告，他總是一清二楚的。他小說中的人物所進的飯館，總是他自己也去過的。他小說裏所寫的火車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開，大多總是真實的，甚至可以把火車時刻表拿出來對照。他小說中的主人公，也是真實的人物，只是換一個姓名而已。他敏銳的眼睛燭照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上的衆生相。他往往一連工作三五個鐘頭不停，材料如泉水般湧上筆頭。當他停筆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他要去查一條路名叫什麼，一班火車什麼時候到那一站，一次轟動各地的事件某一項細節是怎麼樣子的。他是這樣的繼承了巴爾扎克的優良傳統，所以他的作品就成為十九世紀下半期和二十世紀上半期美國資本主義制度下實際生活以及若干不同的典型人物的思想、情感與行動的真實寫照。

德萊塞在美國文學戰線上的戰鬥生活，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從一九〇〇年第一

部小說嘉麗妹妹出版起，到一九二七年訪問蘇聯止，這二十七年是第一個階段。從訪問蘇聯到一九四五年逝世，這十八年是第二個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中，德萊塞的作品是繼承了巴爾扎克的優良傳統的現實主義作品，只是自然主義的氣息比較濃。

他在一九〇〇年發表的第一部小說嘉麗妹妹，描寫一個名叫嘉麗的美國窮女子，離開鄉下，到芝加哥去找工作，結果先同一個商人同居，後來拋棄了他，又和一個中年飯店老闆戀愛。老闆拋棄了老婆，捲款同她逃到加拿大。後來她又拋棄了他，自己投身舞台，而舞台老闆因事業失敗，又為嘉麗所拋棄，終因窮困無以為生而自殺了。這第一部小說，描寫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個人慾望的鬥爭，以及個人慾望與社會道德觀念相鬥爭的悲劇。可是書出版以後，沒有售出多少，美國一班戴了假面具的倫理家、文學家紛紛抨擊，認為是不道德的書，便被禁止發行。一九一五年出版的小說天才 (*The Tenina*)，描寫資本主義制度下一個色情狂的藝術家。這又刺痛了美國資產階級的心，一九一六年又被禁止發行。正像瞿秋白先生所說，『美國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是什麼樣的「文學家」？是像家畜似的馴服，貓狗似的忠實的「文學家」』。『美國的資產階級已經不能夠有他這樣的藝術家，也不需要他這樣的文學家。』

在嘉麗妹妹以後，天才以前，德萊塞在一九一一年出版了真妮·裘哈特 (Jennie Gerhardt)，一九一二年出版了金融家 (The Financier)，一九一四年出版了大亨 (The Titan)。金融家和大亨兩書寫資本主義時代典型的流氓資本家考柏烏如何一心一意想發財，如何侵吞公款，如何被判徒刑，出獄後如何交結政客，操縱一切，成爲一個『大亨』。

在一九二五年，德萊塞出版了一部奠定了他文壇地位的小說，就是全世界進步作家一致稱譽的美國的悲劇。德萊塞通過了一個追求財富、追求地位、追求情慾終於走向死亡的格里菲斯，揭露了美國資本主義制度下成千成萬青年們的悲劇。然而，就是這一本書吧，突然也被波斯頓法院認爲淫猥而禁止發行。

德萊塞無情的揭露了這些資本主義制度的罪狀，卻遭到資產階級所御用的政府以及低能的文人橫加摧殘與迫害。這些作品，是二十世紀初期美國現實主義輝煌的作品，只是一方面德萊塞自然主義的氣息比較濃重，他還沒有爲美國人民指出一條光明的道路。他是在掙扎，他是在向資產階級鬥爭；同時，他也是在摸索，也是在向自己進行鬥爭。就世界歷史的發展而言，這原也可以理解的。當德萊塞最初幾部小說出版的時候，那震動全世界註定要根本改變全世界面貌的大革命——蘇聯的十月革命——還沒有發生。美國的悲劇出版的時候，十月革命已經發生了幾年了，自

然對於這敏感的摸索着真理的作家有巨大的影響，只是他還沒有親眼看見十月革命如何的改變了佔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的面貌。在一九二七年，他親眼看見了，因而他便從蘇聯，從社會主義，取得了一股充沛的力量，向美國資產階級更奮勇的作戰。

從天才被禁止發行以後，整整有十年之久，他沒有發表什麼重要著作。到一九二五年，他才發表了美國的悲劇。德萊塞曾經借一部小說中的主人公的口說過這樣的話：『……後來因為我的作品被禁止發行，我精神上物質上都非常窘困，因此有一段長時期，不想做什麼嚴肅的工作。』資本主義的墮落而殘暴的統治，使人民優秀的天才受到窒息，受到浪費，由此可見。

一九二七年，蘇聯請他去遊歷視察。他回來以後，便在一九二八年出版了德萊塞對於蘇聯的觀感一書，肯定了社會主義燦爛的前途。到一九二九年，他那本介紹十五個女性（原書名：A Gallery of Women）出版了。他這一本書說明了他已經取得了新的觀點。他是在新的信仰，新的立場上與資產階級搏鬥。他刻劃了一個美國的新女性，參加了共產黨，在蘇聯革命後的初期，便到蘇聯去工作與學習。她是那本小說裏的十五個女性中唯一找到了正確道路的人。今天美國的進步作家認為德萊塞所刻劃的這一個人物，是美國文學作品中最早出現的一個美國共產黨員。

這個新女性叫安妮達。這篇小說是在二十三年前發表的。那時候，德萊塞便告訴我們說，她『從小便有一個宏願，要做些真正了不起的事』，只是她所有這些雄心，在日常平庸悶人的生活之中褪了色。美帝國主義制度的特產，就是『生命被浪費』的悲劇，危害到了她。可是，十月革命救了這一個美國女性。社會主義革命的消息傳到美國以後，美國進步人民歡欣鼓舞得無以復加。在安妮達看來，『蘇聯似乎……自由的信號之火；一個嶄新的，拯救人類的社會信仰！』蘇維埃制度『把一根套在人民頸子上的繩索取了下來』。安妮達滿懷興奮，認為她『所有的願望，便都可以得到解決』。安妮達痛恨帝國主義國家的罪行，她說，『當我們的政府正在運送兵員和武器去「保衛我們的利益」的時候，還以軍火供給日英軍隊以進攻蘇聯的時候，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政府，卻採取了說謊的政策，說它並沒有做什麼妨礙俄羅斯新的蘇維埃政權的事，對於這種事，我真是義憤填膺。』

安妮達後來到蘇聯去幫助進行經濟建設。那時候，正是艱困饑饉的時候，無數的敵人想用封鎖和干涉絞殺這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可是安妮達並不動搖，她認識到她正『忙着進行一件偉大的工作，要在世界上建立起一個新的和更好的秩序』。『我的衣服整脚得可怕，……只是我並不在乎。因為有一個理想在給我穿，給我吃，給我溫暖。』安妮達敬愛列寧，這全世界勞動人民的領袖與導師。她說，『確

確實實的，我是列寧的精神與理想的奴隸……我看見他的眼睛亮亮的。他一無個人的野心。……他正在歷史上最偉大的戰鬥中戰鬥着。自從我瞭解他以後，我覺得我就愛他。」

安妮達的道路，德萊塞的道路，便是千千萬萬美國人民的道路。

德萊塞訪蘇以後的作品，比之過去更加充滿了信仰，有光彩，有熱，有力。在一九三一年，他又發表了悲劇的美國（*Tragic America*）。他說美國只有在一個方面領導着世界——犯罪行為方面。一九四一年，他發表了美國是值得拯救的（*America Is Worth Saving*），指出了美國『六十家』的罪惡。這些反帝國主義制度的作品，比第一階段內的作品又前進了一大步。這些作品痛斥了美帝國主義的種種陰謀，闡揚了社會主義的真理。

德萊塞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逝世的。他在逝世前沒有好久，就是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參加了美國共產黨。他還特地為此發表了一個聲明。聲明上說：

『我一向堅信普通的人民，尤其是勞動人民——美國的和全世界的勞動人民——是他們自己命運的保衛者，是他們自己前途的創造者……』

『我認為信賴人民是一樁極簡單而深切的真理。在這一次世界危機之中，

這真理便已經遭到了考驗，而且確證是正確的了。法西斯主義譏笑這一種信心，它宣佈要剝奪人的權利與人的莊嚴，還想企圖使得人民不信賴人民自己，藉此可以奴役人民，使得人民趨於墮落。只是全世界民主的人民顯示出了他們團結以後所有的力量，顯示出了有一個國家，對於全世界人民的勝利，盡了鉅大的作用，這一個國家，由於社會主義的成就，提供了歷史上偉大成就的事蹟中最偉大的一個榜樣，這是一個自由的人民，信賴自己和信賴人類中一切進步力量的自由人民所獲致的偉大成就——這個國家便是蘇聯。

『全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者，在鞏固各國人民的團結以確保擊敗法西斯主義這一項工作之中，盡了極端重要的作用。』

『信仰人的偉大與尊嚴，一向是我一生之中以及工作之中的指導原則。因此，我的一生和我的工作發展的結果，自然引導我聲請加入共產黨，成為黨的一分子。』

德萊塞的加入美國共產黨，是他畢生向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向自己的鬥爭史上的最高表現。

三 關於堡壘